

TATAMA O
塔塔猫★著

爱的牌团 MAGI 魔术团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爱的金牌魔术团

塔塔猫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爱的金牌魔术团 / 塔塔猫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11.11

ISBN 978-7-5104-2297-3

I. ①爱… II. ①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 210587 号

爱的金牌魔术团

作 者： 塔塔猫

责任编辑： 郭琳媛 董晓琼

责任印制：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（100037）

发行部：（010）6899 5968 （010）6899 8733（传真）

总编室：（010）6899 5424 （010）6832 6679（传真）

http: //www.nwp.cn

http: //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：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

经 销： 新华书店

开 本： 660×960 1/16

字 数： 212 千字 印张： 15

版 次：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 ISBN 978-7-5104-2297-3

定 价： 2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（010 ）6899 8638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【内容介绍】 | 5 |
| 【作者简介】 | 6 |
| 楔子 | 7 |
| Chapter 01 绑缚，命运的绳索 | 8 |
| (1) | 8 |
| (2) | 10 |
| (3) | 12 |
| (4) | 13 |
| (5) | 15 |
| Chapter 02 奇幻，迷离仲夏夜 | 18 |
| (1) | 18 |
| (2) | 19 |
| (3) | 22 |
| (4) | 24 |
| Chapter 03 求生，蹦极塔惊魂 | 27 |
| (1) | 27 |
| (2) | 29 |
| (3) | 30 |
| (4) | 33 |
| (5) | 35 |
| Chapter 04 捷径，完美的道具 | 37 |
| (1) | 37 |
| (2) | 41 |
| (3) | 43 |
| (4) | 45 |
| (5) | 47 |
| (6) | 49 |
| Chapter 05 隐身术，井云颂的反击 | 52 |
| (1) | 52 |
| (2) | 54 |
| (3) | 56 |
| (4) | 58 |
| (5) | 60 |
| Chapter 06 觉醒，梦想的天性 | 63 |
| (1) | 63 |
| (2) | 6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3) | 66 |
| (4) | 68 |
| (5) | 70 |
| Chapter 07 诞生，全新的幻镜 | 73 |
| (1) | 73 |
| (2) | 75 |
| (3) | 77 |
| (4) | 79 |
| (5) | 81 |
| Chapter 08 猝睡症，魔术师的悲哀 | 84 |
| (1) | 84 |
| (2) | 85 |
| (3) | 87 |
| (4) | 89 |
| Chapter 09 Hades，新的麻烦又来了 | 92 |
| (1) | 92 |
| (2) | 94 |
| (3) | 96 |
| (4) | 98 |
| (5) | 100 |
| Chapter 10 反转，葛尼尔回归 | 103 |
| (1) | 103 |
| (2) | 105 |
| (3) | 106 |
| (4) | 108 |
| (5) | 110 |
| Chapter 11 惊心动魄，最后的演出 | 113 |
| (1) | 113 |
| (2) | 114 |
| (3) | 117 |
| (4) | 120 |
| (5) | 124 |
| (6) | 126 |
| 尾声 | 133 |

【内容介绍】

有谁会比米蓝更倒霉？

大清早被好友诅咒，而后，又邂逅了毒舌的神秘少年言唯熙，不仅一分钱打工费没拿到，还成为了一场幼稚阴谋中的棋子，而那场奇幻的魔术盛宴，仿佛一个魔咒，将她与那些形形色色的魔术师们紧紧纠缠在一起。

蹦极塔的意外事件，让米蓝看到言唯熙勇敢的一面，与此同时，她也凭着满腔热血，打入 Zero 内部，以助理的身份，开始接触神秘的魔术世界。

那么，在那些形形色色的魔术师中，谁又将成为她最终的恋人？

【作者简介】

认为酸奶和软糖能有效降低犯罪率，觉得王语嫣和蜘蛛侠也能谱出恋曲，怀疑反转剧比脑白金更能开发智力，相信倒霉到极点就可以走好运，好奇你们在阅读本小说时是否愉快……

你问我是谁？

我是坚信每个人都心怀梦想的——

塔塔猫。

已出版作品：

《大红大紫》

《今天开始是明星》

楔子

“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，也是在这个庆典上获得最佳新人奖的第一位华人魔术师——元野谅先生！”

台下，震耳欲聋的掌声响起，铺天盖地的闪光灯亮起。

穿着黑色衬衫的高大男子，神情从容地从后排座位起身，一路走下铺着金色地毯的长阶，备受瞩目地登上最中央的舞台。

这是每三年一度的“纽易斯 Q 蓝”魔术庆典，传说中魔术界的奥斯卡金像奖，但凡魔术师，都以能登上这个舞台而倍感荣幸，并为此终生奋斗不息。

而今天，在德国柏林举办的“纽易斯 Q 蓝”魔术庆典上，却传来了让国人振奋的好消息！

元野谅，这位仅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魔术师，以其俊朗的外形被粉丝封为最具明星脸的魔术师，而他充满危险性的高危魔术则充分刺激了人们的感官，也让“纽易斯 Q 蓝”的评委们惊讶不已。他以 Zero 命名他的魔术团队，喻意好的魔术像数字零一样可以衍生出任何梦想与希望。

“元先生，请问你接下来有什么表演计划吗？会不会举办一场庆祝获奖的演出？”颁奖嘉宾说出了每个人心中的疑问。

元野谅优雅地浅笑，高举奖杯，用振奋人心的口吻宣布：“敬请期待我的全国巡演！那将是不容错过的精彩演出！”

镜头下，那张年轻英俊又充满自信的脸庞，被定格成平面的图画，悬置在繁华街区的墙体广告内。

异国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路人中，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戴着一顶卡其色的帽子，浅金色的发丝露出来，漂亮好看的黑瞳死死地盯着墙体广告里的脸庞，紧紧抿起的嘴角忽而向上扬起，笑着对着广告做了个枪的手势。

好戏，开锣了！

异国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路人中，一位身形修长的少年戴着一顶卡其色的帽子，浅金色的发丝露出来，漂亮好看的黑瞳死死地盯着墙体广告里的脸庞，紧紧抿起的嘴角忽而向上扬起，笑着对着广告做了个枪的手势。

好戏，开锣了！

Chapter 01 绑缚，命运的绳索

(1)

窗檐上的玻璃风铃随着清晨的风串串叮当，时不时闪过一抹动人的琉璃光泽。

视线仿佛是广角镜头，虚幻而朦胧的雾气中，一架白色的钢琴上放置着跟窗帘一样纯净透明的花瓶。细长的瓶颈上插着一束似乎是刚从花园里剪下的香槟玫瑰，柔软的奶白色花瓣上还沾着新鲜的晨露，颤巍巍地绽放着羞涩的明媚。

修长的手指与短胖的手指交错在黑白琴键上，欢快的心情从彼此的指尖，随着轻盈悦耳的钢琴曲流泻而出。偶尔，风铃清脆的声响穿插进钢琴曲，并排弹奏的手指会同时停顿，幸福画面中的两人相视一笑。

画面，在此刻定格，缩影成一张扁薄的照片，压在冰冷的玻璃相框内。日复一日，维持着那一瞬间的幸福，却在时光里被蒙上了灰尘，寂寞无比地摆放在床头。

回忆有时之所以美丽，不是因为当时有多幸福，而是因为现在没有了，如同那个同样消失不见的人一般。

丁零……丁零……丁零……

单人床、写字台、收缩衣架……小得可怜的房间里，不计其数的闹钟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噪音，床上的人却充耳不闻，依旧抱着香蕉枕睡得昏天暗地。

咚咚作响的砸门声，正在讲述一个在凌晨五点被吵醒的人，有多么地愤怒与绝望。

“米蓝！米蓝！”

陈颖莲顶着被过期药水烫坏的爆炸头，气急败坏地拍着可怜的木制门：“死丫头，再不把那 39 只闹钟给我人道毁灭，我就把这间屋子改造成公共厕所！”

话气里夹带着口水，喷溅着那扇可怜兮兮的木门。门框顶部的蜘蛛网上，一只红斑蜘蛛顺着丝想下来觅食，却被门的振动惊了魂，逃跑似的弹回网上。

陈颖莲又是一番怒骂，见门还是纹丝不动，不禁血气上涌，随后抡起靠墙的一把铁锤，提一股劲儿到丹田，眼见就要朝那扇不断有噪音涌出的木门砸去……

“表姐，那是我们家的门耶。”一个声音不疾不徐地从后面响起。

夏果梳着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麻花辫，穿着黑色的阿婆睡衣，趿着宽大的塑料拖鞋，吧嗒吧嗒地走到正以挥锤动作定格的陈颖莲面前。她眯着半醒的眼，伸手在口袋里掏了半天，然后取出一串钥匙，在她面前晃了晃。

“你有钥匙？为什么不早说？”陈颖莲尖着嗓子，有些变调地喊着。举重物让她的声带有了轻微的改变。

夏果一边把钥匙插进锁眼，一边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没问。”

开了门，她轻车熟路地先沿着墙边按下了一圈闹钟的按钮，然后走向床边，把当被子铺在某人身上的十几个闹钟关掉，再弯下腰，掏出散落在床底的漏网之鱼。当把这些杂音一一消除后，她拍拍身上的灰尘，坐到了床边，端视着依旧熟睡的某人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连每个闹钟放在什么地方都知道？”陈颖莲看着一地的闹钟，有些发怵地问自己那个性格有些乖僻的表妹。

“我能看到更多东西。”说话间，她抬头望着天花板，那阴恻的眼神，还真不辜负“明

峻商大灵异少女”的称号。

“真是要疯了！要不是为了让你适应新校园环境，也不会引狼入室招来这么个人！这个叫米蓝的，精打细算得好像脑袋里长着四五个算盘似的，帮我换煤气抵水费，帮我修电脑抵电费，帮我烧上几顿饭又缠着我减房租……最要命的是，她隔三差五，不是半夜就是凌晨，要上演 39 只闹钟交响曲（交替着循环响的叫醒曲），害得邻居天天到街道居委会告状！稍白痴点儿的人还往环境署发噪音投诉……表妹，拜托你啦，跟她讲，快点儿另找房子住。我被她害得更年期都提前到了，我才 29 岁……”陈颖莲机关枪似的抱怨一通后，便扭着曲线不甚分明的腰身，气呼呼地离去。

另找房子住？怎么可能！这种水电全免，偶尔还能蹭顿饭的超便宜住房，某人就是被打死了，也不会另找房子住的。

“表姐，呃……你还是节哀吧。”至少在发财之前，某人是绝对不会搬走的。

夏果望向睡得正香甜的脸，眼神陡然一转，落到床头那只棕绿色的方形钱包上。半晌，她讷讷地开口：“蓝蓝，借我五百块钱。”

熟睡的人嚅唛了一声，眉头开始皱了起来。

“你不说话就当愿意了，我自己拿好了，你慢慢睡。”夏果伸手拿起那只钱包，刚要打开，就被一只手横夺过去。米蓝连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双手却能将钱包扣得死紧。

夏果也不多说话，就是死命地扯着钱包，直到将米蓝的半个身子都拽了起来，后者才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将有些危险因子的黑眸眯成细缝，声音像筛子里的细针般穿插下来——

“果子，你跟我借钱？开玩笑吗？我的利息超高哦……”

见她一脸完全清醒的模样，夏果诡异一笑，手一松，米蓝失重地向后一倒，后脑勺磕在床板上，低嗽了一声。

对惨叫声依旧充耳不闻，夏果拍拍手掌，淡淡地说：“醒了就起床，你赖很久了。”便起身走到桌子前，把上面凌乱堆放着的校服、书包一股脑儿地扔到床上。

“五点半到九点半，校书社整理新书架赚外快。九点三十五分，怪物史莱克的高史课连堂，不想毕业就可以不上。还有，你有两份学研报告没交，今天下午五点前，不交就要重修学分……”夏果顿了顿，拿起桌上两张打印好的报告，匆匆地瞥过一眼——文字专业性强，内容充实饱满，唯一的不足就是不像米蓝写的。

“八十元两份，我还价还到五十元，还是用 K 币支付的，随便盗个会员号就能赚大把的 K 币，现在的孩子们都富。”米蓝边打着校服的领带边说。

蹬上球鞋，她咬了一口昨晚剩下的面包，干巴巴地嚼着。她走到夏果身边，把那两份报告对折，往书包里一塞，又伸手在书包里掏掏摸摸，取出一只浅棕色的假发套递过去：“怪物的商史课跟我的兼职工作撞车了，我要去凯沃酒店，每小时三百块。”

“你没刷牙！”夏果抢过她的面包扔进垃圾筒，然后用小手指勾起那顶假发，嗅了一下，头缩得好远，捏着鼻子说：“你想让我扮你出席商史课，至少该有清洗假发套的诚意和觉悟！”

“哪个蠢蛋会去洗假发？”像洗假牙一样吗？太恶心了。

“当然是想让我帮忙代签到的米蓝……那个蠢蛋。”

“果子，跟我在一起是有好处的，你的嘴巴越来越毒了。”米蓝从一堆杂物里翻出一根绿色发圈，在手上缠了两道，一边将半长不短的自然卷发扎成马尾，一边拧巴着眉头道：“这颜色真恶心。”

“但是它便宜，不然，你用我的？”夏果指了指自己麻花辫上的粉红小猪。

“你饶了我吧！”粉红小猪比菠菜发圈还恶心。

马尾揪着髻，用黑色的发卡别住，刚好可以挡住发圈的颜色，她对着裂成两半的镜子露出满意的表情。错开的镜面里，她的面孔被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，左边的笑脸看起来世故圆滑，而右边的眉眼却淡淡地覆盖着一层冰雪。

一只手，搭上她的肩头……

回过头，是夏果那张表情永远很少的脸，和正在向外释放的幽灵电波：“蓝蓝，听我说，你房间里的风水不好，镜子烂，霉运来……”

(2)

镜子烂，霉运来……

大清早就被明峻商大最灵异的女生诅咒了，米蓝有点儿欲哭无泪。而且，事实证明，夏果那张好的不灵、坏的不灵的乌鸦嘴，是有一定灵验度的。

结束了校社的工作，她换上便装赶到下一个赚钱的地方。

凯沃酒店，是秋田市最豪华的酒店。

走进设计独特的双筒式水晶旋转门，便可以看见两侧那纯白色的背景墙。从大厅向两边蔓延的金色手扶台阶上，雕刻着叫不上名字的细致花骨，每一层台阶镜面般的光洁材料上，如蓝染般的抽象线纹，为雍容华丽的设计抹去一丝浮俗之感。

墙壁里的灯绘着佛座莲花的图案，沿着花的形状镂空，里面塞满了浸泡过印度香料的珠子，在释放出迷离香味的同时，莹莹柔柔地亮着。

而真正让人震撼不已的，是从顶部如瀑布般垂下的水晶幕帘，还记得那部叫《一帘幽梦》的电视剧吗？许多女生都喜欢那一串用水晶般的玻璃珠串出来的帘子，挂在房间里的某个角落里，仅仅是望着它那闪闪的光芒，也会觉得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。

但那到底是假珠子串出来的赝品，不如面前的这片巨大幕帘，上面串了近万颗水晶石，其价值不菲的程度，让人瞠目结舌。

而米蓝穿的狰狞兽人图案的灰蓝色棉T恤和挂着花里胡哨链子的及膝牛仔裤，无论是哪一样，都与富丽堂皇的酒店格格不入。

但白色棒球帽下的黑瞳，却没有丝毫的怯懦之色：“你好，我是米蓝……”

之前她在很多公司网站都留下了联系方式，这一次的兼职是凯沃酒店的公关部经理孙珍跟她联系的。只是在电话里，对方始终不肯透露有关工作内容的细节，在她再三确认不是色情及违法的工作后，决定先见面再说。

孙珍穿着一身灰色条纹套装，胸前挂着工作证，她一抬手，微笑着打断米蓝的话：“对不起，在你之前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更适合的工作人选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米蓝看着孙珍习惯性的微笑，有些气结地问，“昨天晚上还跟我电话确认，为此，我还推掉了重要的事，现在却告诉我别人抢了我的菜？”

“你迟到了。”

“不可能，约的是九点半！”米蓝哗地亮出古董般的旧手表，上面的指针刚好指在九点二十五的位置。

“你那难道是美国时间吗？”孙珍的眼角细细地弯了，细微的轻视之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，她优雅地转过白细的手背，露出一款造型独特的金色Gucci手表，有些矫揉造作地晃着蓝宝石的表面和那枚有点儿刺眼的钻石。

“其实，会不会是你的表不准？”无视跟酒店装潢差不多奢华的手表，米蓝纠结的只是指针上显示的，比自己那只古董表快十五分钟的时差。

孙珍的脸颊抽搐了下，收敛笑意，换上一副冰冷的面孔，公式化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那份工作已经让别人做了，浪费了你的时间，我感到很抱歉。那么，请慢走。”

“孙经理……”米蓝突然转变了语调。

她深吸了口气，用气挤压着口腔内鼻后的软肉，瞬时微热的湿润裹住了她的眼眸，适时地抬头，让孙珍看见她眼中的泪光，再把脸别开，用一种很追忆的语调说：“路西法之所以

会堕落，只是因为神没有抓住他的手而已。我答应过妈妈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，但现实却这么压迫我，难道，一定要我去……去靠身体赚钱吗？”

若隐若现的泪光，略带哽咽的声调，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表演，只需要有人来买账。

可惜……

“抱歉，我不是开救济院的。”孙珍完全不买账，而且她用一种“你就算是卖身赚钱也发不了家”的眼神，嘲笑地看了她一眼。

铁石心肠的花瓶！

米蓝在心里暗骂，突然，腹部一股急促的胀痛涌上来。

她咬着嘴唇，眼神焦急地找寻着貌似洗手间的地方，刚巧，看到一个长发女生从办公室里出来，冲里面的人喊了声“我去卫生间”，然后冲进了一扇门。

她也顾不得多想，跟着就冲了进去。

先前跑进来的女生站在洗手台前，对着镜子一边拨弄着头发，一边打电话。两人的眼神在镜子里对视了几秒，米蓝便冲进隔间的门，开始处理突发状况。

而此时，隔着一层门板，外面那个女生讲电话的声音传入她的耳朵里：“……对哦，时薪三百，不知道做什么……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？陪变态老头睡觉？吉尼，你不要吓我！凯沃这么大的酒店，应该不至于吧……我想，可能是一般人做不了的比较辛苦的工作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米蓝几乎可以确定，门板外的那个长发女生，就是孙珍口中所说的更适合的工作人选。

此刻，她是多么想冲出去，把对方绑起来丢进旁边隔间里，恨只恨，她腹痛如绞，两腿虚软。

而最严重的问题是，这里居然没有卫生纸！

这里可是酒店，又不是三流的饭馆，装修比她房间还漂亮的洗手间里居然没有卫生纸，顾客意见表在哪里？她要投诉！

“那个……”米蓝将门开了一道小小的缝，露出半张脸，向打电话的女生说，“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借我点儿手纸？”

可能是厕所女鬼借手纸的故事传得太泛滥了，那个女生在听到米蓝的声音后，明显受了惊吓，一张脸也刷的惨白下来，半天才恢复了血色。女生有些无措地摸了摸两边的口袋，然后摇了摇头，怯生生地说道：“我也没有，抱歉。”

米蓝关上门，狠狠撞了一下头，然后有些眼冒金星地把门重新敞了条缝，保持礼貌的笑容，向旁边的隔间呸了呸嘴，道：“能帮我看看旁边的隔间里有没有纸吗？这边可能是保洁大婶忘记放了。”

长发女生露出嫌弃的神情，但还是帮她从别的隔间里取了手纸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从隔间出来，米蓝打开水龙头，一边洗手，一边试图跟她搭讪，“对了，你刚从办公室出来，看见公关部的孙珍经理了吗？”

“孙经理？”长发女生有些好奇地反问，“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

见鱼上钩，米蓝继续说：“哦，她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份时薪很高的工作，让我每隔一周来找她。”

“每隔一周？”

“是啊，因为那位先生每隔一周才会有特殊需要，虽然伺候秃头、海腹、口臭，又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男人比较辛苦，但这种用身体赚的钱真的超好赚，光时薪就三百块……”她顿了顿，看着镜子里那张忽而苍白的脸，佯装不知地反问，“咦？你不舒服吗？脸怎么这么白啊？”

说完，她还抬起刚刚被凉水冲洗过的手，触碰那个女生的额头，后者本能地缩了缩，艰难地咽着口水，确认般问道：“你说的用身体赚钱是指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？”米蓝摸着嘴唇，对着那张苍白的脸嫣然一笑。

(3)

鉴于某种天知道地知道，你不知道厕所墙板知道的原因，跟米蓝抢时薪三百肥差的竞争对手，神奇地人间蒸发了。

孙珍的脸色，由白变青，又藏了些赭色，精彩得很。

米蓝一句废话也没说，双手环在胸前，昂起尖细的下巴，拽拽地站在楼梯旁边，那架势摆明就是在讲：若你孙珍说了一句不合我心意的话，我就拔腿走人。

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那只名贵的限量 Gucci 表，早已过了交人的时间。孙珍长叹了口气，扯裂着干巴巴的笑容，上前一步，笑意又深了几分，一开口就套近乎：“蓝蓝啊……”

米蓝在心里吐了一通，伸手一挡，酷酷地说：“如果你是想说，让我来顶岗，没问题，我从不跟钱结仇……不过，根据坐地起价的原则，加一百好了。”

“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哪有这种事？”明明是让人抢破头的肥差，现在还有人趁火打劫，这也太扯了吧。

米蓝轻蔑地看了一眼孙珍：“就是有这种事，快决定，我很忙的哦。”

“你……”孙珍语塞，又低头瞄了一眼表针，有点儿不死心地问，“五十？”

“抱歉，我不是开救济院的。”这世上最扬眉吐气的反击，就是把别人的讥讽一字不落还回去。

望着孙珍气得有点儿变形，却又不得不妥协的脸，米蓝内心无比得意，此刻早已忘记了夏果那句如同厄运诅咒般的话“镜子烂，霉运来”。

不是不到，时候未到……

房间号 666，还不是一般的诡异，是夏果的 Style。

看着黑色镜面，镶着金色枫叶边的房号牌，米蓝的后颈子里莫名地就溜进一阵凉风，麻凉麻凉的。她有点儿发怵地转头望了一眼孙珍，后者早就被她气得没了表情，一张漂亮的脸蛋冷冷的。孙珍取出万能房卡，对着感应器刷了一下，那扇夹着黑胡桃色几何图纹的房门开了。

“进去吧，工作结束后，按下结束键并输入指定密码，你就可以结算工资了。”说话的同时，孙珍把一个小型的计时器开关打开，扔给米蓝。

“是当场结算吗？”

孙珍点头。

“是现金结算吗？”

仍旧只是点头，连半句话都懒得说。

“那……”米蓝瞄了一眼半敞开的房门，迟疑地问，“是色情服务吗？”

孙珍的眼中露出一丝嘲笑之意，她摆动着款款腰肢，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让人气结的话：“没有那种好事！”

在门口怵了一会儿，米蓝给自己鼓了鼓气，推门而入。

虽然是白天，但房间里的光线很暗，淡紫色的墙纸和奶金色的布置随处可见，后现代感极强的黑金属 CD 架镶嵌在墙壁内，有些狰狞的野性冲淡了过度奢靡的色彩主基调。

唱机里播放的 CD，用奇特的语言低喃着万种的异域风情。

“喂？有没有人啊？”她对着空气叫了声，但半天都没有回应，不禁觉得奇怪。

房间里没有人吗？

没人还开着 CD 唱机？

她好奇地往内室里走，刚走了几步，又慌张地退了出来，缩在 CD 架旁，眼睛既慌张又

好奇地往里面打量着。

昏黄的床灯亮着楚楚动人的光，内室里那张铺着丝绸床单的双人大床上，有个男人正俯睡着。

亚麻色的微卷发丝埋在枕头里，露出修长的手臂和赤裸的后背。奶金色的被毯，映衬着男子小麦色的肌肤，丝绸般的料质紧紧地贴着他的下腰身，却让曲线显露分明，那细致的肌肤纹理，和肌理包裹的骨骼肌肉，这一切，看起来就是那么那么的……色情。

就像是一种以艺术为主打的电影海报，却极尽噱头地卖弄色情一般。

对此，多数观众的反应，通常是以看电影里的艺术为名，双眼却死盯着屏幕上翻滚的裸背，如同正死死地盯着男子裸背的米蓝。

明明跟自己说了千万遍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过是一个裸男罢了。

但就是全身僵硬，根本无法动弹，甚至，她还要紧紧抓着那 CD 架上端的黑金雕像，以防自己因全身脱力而摔倒。可是，她用了太大的力气，结果把 CD 架整个扳倒，一张张 CD 哗啦啦地掉了下来，真是一幅无比壮观的画面。

床上的睡美男已经转醒，他撑着一侧手臂，回过头，用带着被吵醒的怒气和看到麻烦精的厌恶眼神，恶狠狠地瞪着米蓝。

深邃性感的俊美，同时兼备残忍的凄美，游走在善恶边缘的冷眼，背负着诅咒的悲怆，眼底藏着一丝怜悯的决绝。

如此美男，不是吸血鬼是什么？

米蓝有些激动地掏出手机，对着半坐起身来的少年，准备按下拍照键，却听见似乎从极深的井底漫上来的湿冷声音，细细慢慢地说道：“你按一下，我让你赔钱赔到死。”

手指悬在按键上，她震惊地抬头，还没想出强有力的反击之词，就听他继续用蛇缠脖子的阴寒语调说：“而且，脱了卖都还不清！”

咬牙！

切齿！

她悻悻地把手机折起，反手塞进裤兜，想起此行的目的，便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这位，呃，毒舌美男大人，请问，需要在下为您做什么？”说话的同时，瞄了一眼折叠整齐摆放在椅子上的衣服，补了一句，“拿您的内裤吗？”

他瞟了她一眼，向柜子一指，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把它换上。”

闻言，她困惑地打开衣柜，虽然张大嘴巴愣了两秒，还是抽搐着眼角从衣柜里拿出一件黑白相间的女仆装。

“你该不会，是让我穿这种白痴的衣服吧？”看到那恐怖的蕾丝花边，哦，她不要！

“除了胸的 Size 外，应该合适，前面的问题，你塞两个柳丁吧，客厅桌上有……”他说得无比从容，听的人却火冒三丈。

“你……有种……再说一遍。”火山即将爆发的前兆。

“除了胸的 Size 外，应该合适，前面的问题，你塞两个柳丁吧，客厅桌上有……”他真的很“有种”地说了第二遍，并且在她即将冲上来掐死他的前两秒补充发言，“钱不想赚了？”

一听到钱，某人的火山顿时潜入冰河期了，低着头稍稍酝酿了几秒，再抬起头，已经是笑颜如喇叭花的一张脸，用再温柔不过的语气问道：“你刚刚说哪里有柳丁？新不新鲜？不够圆啊？”

(4)

胸前黑色的蕾丝与白色的花边，泡泡裙的裙摆设计，腰部巨大的蝴蝶结，还有那无比可

笑的白色及膝袜……但真正让米蓝想哭的是，她居然塞了两个柳丁——不是一边一个，而是一边两个。

她在外面换着可笑的“工作服”时，他也做了简单的梳洗。再出现在米蓝面前时，白衬衫，浅色细领带，头发用一根皮圈揪住，狭长的眼与极淡的眉，看起来有点儿冷，那神情看起来就像个流气的坏学生。

“你没成年吧？”她不禁脱口问道。

他瞄了一眼她胸前露出皮的柳丁，说：“它没成年，我成年了。”说罢，身份证酷酷地亮了一下，姓名栏上“言唯熙”三个大字在米蓝敢怒不敢言的眼眸中一闪而过。

他从茶几下的银色箱子里取出两条不同颜色的尼龙绳，用手抓住两头，对着她用力撑了一下，说：“过来。”

扯吧！难道是玩绑缚，孙珍那女人不是说没有色情服务吗？

米蓝犹豫着，仅向前挪了一步便停了下来。

见状，言唯熙二话没说，从沙发上弹起身，直直地逼向她，手抓着绳子绕过她的头顶，紧紧地缠在她背在身后的右手腕上。

“你……你干吗……变态！我不提供色情服务的……我是被孙珍骗来的……”被绑了一只手，她顿时慌了，边挣扎边口不择言地乱喊，“我报警喽……我有带手机……你个变态……松开……你长得帅就了不起啊……”

他始终没说话，双手专注在两条绳子的交结处，红色的绳子被圈成几道，而黑色的绳头却错开进入圈中，迅速拉紧。明明两根绳子，却在他娴熟的打结手法下，纠缠成了一个怎么挣也挣脱不开的结。

端视着那个绳结几秒，他终于发出声音：“你可以闭嘴吗？”

“你可以松开吗？”她学他讲话的方式，却是用咆哮的口气。

言唯熙望着她，食指和中指分别塞入绳结下端的两处端头，而无名指则勾在绳结上面的第四个绳圈上，用轻描淡写的语调说：“松开了，闭嘴吧。”

说话的瞬间，他的手指不知怎么一动，刚才还紧紧将她右手绑住的绳结便松开了，散落在地上，像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的两条毒蛇。

她揉着被粗糙的绳子表面磨痛的手腕，心有余悸地后退到自以为最安全的位置，冲他喊：“有钱人家生出来的疯小孩！拿钱砸着玩搁人是吧，本姑娘不奉陪！”

说完，她气呼呼地转身向门口跑，手刚抓到门，看到光裸的手臂，才恍然想起自己还穿着女仆装，于是又回头拿自己的衣服。

言唯熙就坐在奶白色的沙发里，用参观动物园的新鲜眼神望着她。许久，他才开口：“不觉得很吃亏吗？手腕的皮都磨破了，但……一分钱也拿不到。”

闻言，她分明觉得自己的手腕辣辣地痛了下，低头看了一眼，破皮的地方已经渗出了血珠子，她顿时觉得不甘心起来。思忖了一下，取出计时器扔给沙发上的人。

“良心发现的话，就按键输密码，让我结算十分钟的钱。”时薪四百，那十分钟至少该有六十元钱。

他望着她愤慨的脸，有些莫名地笑了笑，伸手在沙发的表面摸索着，慢慢靠近了那个白色的计时器，修长的手指在它的上方轻触着。忽然，他的大手向上一翻，神奇的，那个计时器居然不见了！

“猜猜它在哪儿？”他的声音变得很低迷，有一丝难以形容的诱惑。

米蓝怔怔地看着刚刚放着计时器的位置，心中顿涌上一种不可思议之感。她本能地上前几步，蹲下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抓起他的大手，捏着每一根冰凉而修长的手指，试图找出手掌内的机关。

“是在袖子里吗？”在他的手掌找不出答案，她将注意力转移到有一定宽度的袖口处，

伸手往里面探去。

他反手将她的手攥住，勾勒出一抹流气的笑容：“想往哪里钻？”

闻言，血轰地一下往脸上涌。

她负气地挣着手，见挣脱不开，索性在他的手心里狠狠地抓了一把，那力道可不是一般女生撒娇的猫爪子。指尖用力过后，便能感觉到有一丝潮湿沾了上来，弥漫着淡淡的微腥。

他脸上闪过一丝痛意，但没有松开手，反而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然后拿起一根绳子，单手打起结来。

一般人的左手都不及右手灵活，但他却似乎不受此影响。单手，而且是左手的情况下，打绳结的手法似乎十分快速，只是，不同于之前将两条绳子交结缠绕打结的方式，这一次，他仅仅是用一条绳子绕圈打结。

也许是因为被他绑过一次，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觉得他并不是坏人，反正这一次，米蓝没有挣扎，只是静静地等他打完绳结。

她注意到，他每绕两个圈，就会用绳子穿过其中一个而避开另一个，但每打紧一个结，她的手腕就紧一分，跟他的手更加贴紧一分。

他的手指看起来长而纤细，却很有力量。指节冰冷，但掌心里却向她传递着一股微烫，一丝丝，一点点，顺着她的手心一路往皮肉里爬。

“你要知道活结和死结的区别……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很专注，少了几分流气，“我绕过的圈和最后两个圈是不可以打结的，不然，会成为打不开的死结。”

“死结，那会怎么样？”她困惑地问道。

他的手顿了顿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过往，随后，用一种恍如隔世的语调说：“会死人。”
会死人？

这三个字让米蓝打了个寒战，因为他说话的口吻，就像真的因为这个结死过某个人，而且那个死人到现在都在他的心里阴魂不散。

“那，只要打的是活结，就安全了吗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而是伸出食指和中指，探入两人被绑住的手腕里，此举让原本就绑得很紧的绳子，勒得更紧了。她吃痛地瞪了他一眼，却发现他正无比专注地在摸索着，似乎在寻找什么。突然，他的眼神一凝，说道：“感觉我手指这里。”

他指尖的位置仿佛有些鼓，但这种触感并不明显，若不是他的指尖在那里刻意引导，她断然是察觉不到的：“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解开活结的关键。”

(5)

米蓝还是弄不太清楚，言唯熙所说的解开活结的关键到底是什么。

因为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，在说话的同时，她只感觉到那鼓的地方磨得她痛了一下，随后那根绳子便神奇地自行解开了。

“你是变戏法的？”她望着自己两只手腕上的勒痕和血点，下意识地问。

“我宁可你说魔术两个字，那听起来更酷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每小时花几百块钱，请我来陪你练习戏……呃，魔术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？”

“我有一场即兴表演，需要一个临时助手，但我必须让她先对我很信任，因为……”他仔细地望着她的眼睛，琢磨着要用怎样的说法，才不会把人吓跑。

“因为什么？”她有些不安地等待着他的下文，心里隐隐地预感到，这年头，什么钱都

不太好赚。

“表演本身有点儿危险。”

“什么程度的危险？”

“要下水。”

“游泳吗？”

“不完全是那样，应该是……”他抬起一只手比了比她的身高，然后手掌抬过自己的头顶，又向上延续了少许。

米蓝仰着脖子，看着那个离自己很远很远的掌心。她不过一米六二的身高，言唯熙比她高一个头，应该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头，比他的头顶还高的距离，那就是两米左右。

那他的意思是……三米左右的水深吗？

他的掌心又抬高了少许，咬着嘴唇，似乎在思索某件物体的形状：“三米左右这样的高度，很厚的钢化玻璃，从里面即使是用尽全力也撞不烂水箱……”

舞台魔术是需要具备一定华丽度的，危险与死亡本身就具备一种凄艳的华丽感，一个牢固的水箱是致命的，同时也令魔术拥有致命的吸引力。魔术师在如此牢固的水箱里，在漫过头顶的冰冷水中，解开复杂的绳结，并且神奇地逃脱，让观众发出惊叹之声，这就是水箱逃脱魔术。

米蓝从来就没想过，自己会跟魔术沾上边，而且是这种危险度极高的逃生魔术，这对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说相当困难，而且太危险了。

她想一口拒绝，但钱的诱惑拼命拉紧她的嘴巴，犹豫了很久，她问：“我需要在这场危险的魔术表演里充当什么角色？”

“跟我一起绑住手脚，进入封闭水箱。绑住我们双手的绳结接头会连在一起，是那种麦西结和布林结改良过的双交环结，也就是我第一次绑住你双手的绳结。你按照我教你的套路，在三分钟内解开绳结，而绑住脚的绳结由我负责解开，水箱的机关在盖顶内侧，但很小，如果不解开绳子，是没办法打开水箱盖的。之所以要在三分钟内解开，是因为五十秒的时间，水就会充满水箱，人溺水后五分钟会死亡，所以那三分钟是成败的关键……”他的声音很平稳，每一个字都像描述天气般平常。

但这些话在米蓝听来却是相当恐怖的。

三分钟解开绳结？像刚才那种吗？她自己解吗？

还有，五分钟会溺毙？！

果然，这年头真的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她出门前，夏果那个丫头说什么来着？镜子烂，霉运来……真被她的乌鸦嘴给说中了。

虽然这份兼职的佣金真的很诱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命比钱重要一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

心里打定了主意，她不再多说什么，伸手抓过沙发上自己的衣服，对他说了句：“这件女仆装我会丢给服务台的。”

他眯起眼睛，有些不爽地问：“你怕了？”

“嗯，是怕了，虽然我的人生不怎么样，不过我还是很看中自己这条命的。”

在她说完这句话后，言唯熙默默地凝望着她，狭长的眼角缩紧瞳孔的墨色，一丝难以言喻的忧凉与低郁淡淡地浮现。

只是很快，他便别开眼神，重新换上理性且不带任何复杂情感的审视眼神，对她说：“即使我对你说，那只是看起来很危险，但我会让你毫发无伤地从水箱里出来，你也不会相信我吧？你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从来就没有对一件事有过信心？因为你总想着自己的人生不怎么样，所以做什么都很随便……”

“别人的人生，你凭什么胡乱发表意见？”莫名的反感涌上心头。